

计虹 小说作品

猕猴桃

“小姑娘，要挑蟹啊？”小美刚到菜市场，身后传来一个上海男人的声音。小美回头，一个锃亮的光头在灯光下泛着光。

男人走到摊位前，卷起袖子伸手捞蟹，动作麻利得很，说：“这个要看蟹脐，圆的是母蟹，尖的是公蟹，现在这个季节，母蟹的蟹黄最满。再捏捏蟹腿，硬邦邦的才新鲜，软塌塌的多半是空壳子，依晓得伐？”他挑出一只巴掌大的母蟹，翻过来给小美看，并说：“你看这脐，鼓得老高，里面全是蟹黄。”

小美连连点头，心里暗自佩服。男人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笑着说：“我以前在国营厂食堂专管水产，这些门道熟得很。以后买海鲜，我帮你挑，我天天都来的。”小美也是到了上海才知道，这里的人买菜都是天天来买新鲜的，而且做菜讲究精致和营养搭配，不求数量，这一餐营养够了就可以了，上海人的精致在饮食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宋，依又在助人为乐啊，依不要总帮小姑娘，也帮帮我这个老太太。”一个老太太冲着他说。

原来，光头大叔姓宋。

从那以后，小美就常跟老宋一起逛水产区。老宋懂行，他和摊主们也很熟，摊主们都给他面子，新鲜的黄花鱼、花蛤，总会挑最好的给他们。老宋热心，不仅教她挑海鲜，还教她做海鲜：“花蛤要吐沙，滴几滴香油；做白灼虾要水开后再放虾，加姜片和料酒，煮三分钟就好，煮久了肉就老了。”小美照着做，果然比之前做的好吃，连合租的同事都夸她的厨艺提高了。

前段时间，老宋胃疼，他智能手机玩不转，小美帮老宋挂的号，老宋顺利做完胃镜，结果只是有些胃溃疡。老宋年轻的时候爱喝酒，后来也因为喝酒，老婆跟他离了婚。这次胃疼时间久，老宋担心是胃癌。检查结果是小毛病，老宋松了口气，他邀请小美去家里吃饭。小美本觉得她和老宋的交情没那么深，但想起自己每次

想找人分享却苦于无人的失落，便答应了老宋的邀约。

小美拎了个果篮去了老宋家。老宋家的房子不大，收拾得干净，房间里飘着海鲜的香气。厨房里，老宋正给葱油焗蟹淋热油，金黄的油珠溅在蟹壳上滋滋作响，油味裹着葱香，直往小美鼻子里钻。老宋果然是做海鲜的高手。

“马上好，再等五分钟就好。”老宋回头对小美说：“依坐，桌上有瓜子，自己剥。”

小美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房子。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难得糊涂”；陶盆里绿萝叶子绿油油的，窗台摆着一篮猕猴桃，个个圆滚滚的，绒毛细密，透着新鲜的青绿色。小美看猕猴桃像老宋锃亮的光头，暗自发笑。

“宋叔，您爱吃猕猴桃啊？”小美指着篮子问。

“不是我爱吃。”老宋端着葱油焗蟹出来，蟹壳红亮，撒着白芝麻，“楼下水果店老板新进的品种，甜得很，没酸味。我想着依可能爱吃，特意买的，等下当甜点。”

饭桌上，老宋的海鲜做得地道极了。葱油焗蟹的膏流进壳里，拌着米饭能吃两大碗；白灼虾蘸着醋，鲜得能嚼出汁；蒜蓉粉丝蒸扇贝，粉丝吸满了扇贝的鲜汁，一口下去满是蒜香。老宋还开了瓶红酒，说是别人送他的法国高档红酒。

小美平时不怎么喝酒，可面对这么好的菜，不喝一杯似乎有些辜负老宋这份心意。于是，她便陪着老宋喝了一杯。酒液带着果香，和海鲜的咸鲜混在一起，格外顺口。吃完饭，老宋端上洗好的猕猴桃，切成小块摆在白瓷盘里，说：“尝尝，保证甜。”

小美拿起一块放进嘴里，果肉软嫩，甜汁顺着舌尖流进喉咙，确实没有一点儿酸味。她没忍住，又吃了两块。老宋坐在对面，看着她吃，笑得眼角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说：“爱吃就多吃点，篮子里还有，等下带回去。”

那天小美走的时候，老宋还塞给她一袋猕猴桃，叮嘱她：“放两天再吃，会更甜。”小美拎着袋子走在弄堂里，晚风带着花香，心里暖暖的。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老宋的热情抚慰了她这个外乡人的心。

可当晚小美就出事了。

小美洗完澡刚穿上睡衣，觉得胳膊痒，抓了两下，胳膊上竟起了一片小红疹子。她一开始以为是蚊子咬的，上海的蚊子比老家的毒多了，她就没在意。可没过多久，脖子、后背都开始痒，疹子越起越多，她对着镜子看她的前胸后背都是成片的红疹子，连脸上都冒出了小红点。小美慌了，赶紧打车去了附近的医院。急诊医生看了看，问她晚上吃了什么。

“葱油焗蟹、白灼虾……还有猕猴桃，喝了点儿红酒。”小美说。

“猕猴桃过敏了。”医生一边开单子一边说，“有些人对猕猴桃的蛋白酶过敏，再加上酒精刺激，反应会更明显。以后别吃猕猴桃了，这次先打一针，再给你开点儿外用药膏。”

小美这才知道，自己竟对猕猴桃过敏。以前在老家不常吃猕猴桃，偶尔吃一点儿也没啥反应，没想到这次搭配着红酒，闹得这么厉害。打了针，疹子慢慢消了，可小美心里发堵。她想起老宋特意早起去买海鲜，

又给她买猕猴桃，心里又暖又无奈。

过了两天，老宋给她发微信，问她猕猴桃吃了没，甜不甜。小美犹豫了一下，没提过敏的事，只应付着说：“挺甜的，谢谢宋叔。”

然而，更奇怪的事还在后面。

一周后，老宋听说她感冒了，特意炖了海鲜粥，送到她家楼下。小美下楼去接，刚看见老宋的光头从楼道口冒出来，她就觉得脖子一阵痒，抬手一摸，竟又冒出了几个小红疹子。

“怎么了，不舒服？”老宋看见她挠脖子，就问了一句。他把手里的保温桶递给小美，说：“我炖了虾粥，放了点儿姜丝，能驱寒。”

“没……没事，可能是蚊子咬的。”小美慌了，接过保温桶就想赶紧上楼。

老宋还想再叮嘱她几句：“粥要趁热喝，凉了就腥了。要是还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别硬扛。”小美站在那儿，只觉得浑身都开始痒，胳膊上的疹子又冒了出来，脸上也开始发热。

“宋叔，我……我有点儿急事，先上去了。”说完，小美跑上了楼。关上门，她靠在门上看着胳膊上的疹子，心里又慌又乱，怎么一看见老宋，就会过敏呢？

之后，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老

宋给她送活虾，她和他说不上几句话，手背就开始冒红点；在菜市场碰到，老宋跟她打招呼，她的脖子就开始发痒；甚至老宋给她发语音，她听着那熟悉的上海话都觉得胳膊有点儿发紧。

小美没办法，只能尽量避开老宋。老宋打电话、发信息，她都说忙，在菜市场碰到老宋，她也会绕着走。有一次，老宋和她在菜市场碰了个迎面，她的表情极不自然。老宋问她：“依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要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依跟我说，别憋在心里。”

小美一看见老宋的光头，脖子就开始痒，她急得眼眶有点儿发红，说：“宋叔，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上次去您家吃了猕猴桃，回去我就过敏了，可是现在我只要一看见您，就会想起猕猴桃，然后就会起疹子，您看。”说着，小美，将起自己的袖子让老宋看：“还有脖子这里。”

老宋愣了，盯着小美的胳膊、脖子仔细看了半天，他嘴角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只叹了口气，转身就走了。

从那以后，小美在菜市场再也没碰见过老宋。有时她路过老宋家的弄堂，会下意识往里看一眼，可再也见过那个锃亮的光头。

古意花朵，在巴林绽放（组诗）

素心

朱日和

岁月侵蚀的基石
并非唯一佐证
我曾经有意图颠覆的时空
辨识陈旧的部落
在黎明，在黑夜
在朱日和每一寸厚重的土地上
寻找古意的花朵

夏天不再隐藏
八月悄悄打开叙事的草场
擦拭湖水的微蓝
雷电蓄满风声
草尖上落满尘封旧事
排列绵长的回忆

巴林湖

巴林湖按捺住起伏的波涛
关闭不属于潮汛的灯盏
敖包之乡，离家的人还未归来
茭葦草四处打探
不苟言笑的苍耳子
附着于动物皮毛

风一直吹，云聚云散
独自翱翔的海东青徘徊于天际
落日金黄
我和草木一矮再矮

古城墙

无需烽火狼烟
我向着古城墙迈出炙热的脚步
虔诚的人，如法炮制地进去

怀揣着秘密走出来
缄默的草丛隐藏着通往古城的路径
我在寻找历史的宽度和纵深
从茂盛的夏天开始
在大雪覆盖高原时结束

塞罕乌拉的岩鹰在高歌
格桑花开了
万物爱上怒放
它们向着世界奔跑
像暗夜点燃的火炬，擎着
磅礴的山川大河，永不熄灭

木栈道

风滚草借走原乡
黄昏从木栈道探出瑰丽的容颜
精神矍铄的剪影，牵引着
黄色经幡，投身无边的道场
不论白昼黑夜，喜怒哀乐

遇见金莲花的夏天
我做了外乡人，在异乡
探寻事物的多种可能
在古城门口
一人，一马，藏匿起悲欢
一道闪电，引爆高原

天边牧场

雨水传递着夏天的情绪
清香植物，宽阔的天边，牧场
枕着风声，穿过苍茫的草海
向着平静的湖面翻卷
夕阳不舍被暮色掩埋
蒙着兽皮的战鼓，将汗血宝马

遗留在远古的沙场

鼓声戛然而止
夏天体内的残红
酝酿甜蜜的风暴。马头琴
低沉的噪音从未如此接近原乡
卷起的烟尘，勇士的风骨
谁在清点

庆州白塔

时间渡口
光阴如铁质的流水
在粗砺的沙滩接受黎明的问询
每块石头都有思想
每棵草木都有钢筋的铁骨

必须独自面对

庆州白塔
请让我打开珍藏的烈酒
把细碎的回忆和诚挚的祝福
一同饮下



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

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

